

洋创客

西班牙人Ruben:

我在肯尼亚吆喝宁波大棚

十余年辗转多国，落脚甬城后一手创立AGL宁波分公司，开展农业项目“个性化定制”。

见习记者 徐展新

甬城迎来一把“金钥匙”



户的最佳选择。“宁波的农业基础相对薄弱，但这里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较高的信息化水平，宁波舟山港吞吐量位居世界前列，制造业也相当发达，为产品的设计、研发和运输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这把‘金钥匙’没有插锁门锁，我也绝不会后悔选择宁波。”

小公司 的闪转腾挪



Ruben的公司坐落于镇海区北欧工业园的二层小楼里，办公区域的规模不大，只有十几名员工，显得很不起眼。“比规模，我们毫无优势，但浓缩有浓缩的好处。我们将致力于个性化定制，做好每个细节，提升服务质量。”Ruben向记者介绍了公司的主要业务，其中的各个环节都渗透着公司“平衡、经济、高效、可靠”的经营理念：温室大棚和奶牛场的建设都采用了模块化组件，主体建筑没有经过任何焊接处理，可以轻松装卸、提升效率；灌溉系统、气温控制系统、通风系统和智能取奶系统均采取自动化管理，既节约人工成本，又能减少误差，保证农产品的质量。

“有些大型农业公司的方案比较僵化，缺乏调整的余地，而小公司的灵活性更强，能够综合考虑客户需求，做到随机应变。”在谈及公司的优势时，Ruben笑着指了指玻璃墙另一侧的员工们，“浓缩就是精华！虽然我们人少，但不缺乏高素质、经验丰富的人才，这个团队一直在努力地寻求创新，希望给客户提供一个完美的方案，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今年3月，经灵达商务公司的牵线，AGL正式入驻北欧工业园区。这个园区集中了超过五十家外资企业，还有常驻外籍专家、高级管理人员100余人，2014年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达到16.5亿元，具备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国际声誉。Ruben和公司的员工们都对这个园区赞不绝口，“园区的地理位置优越，距离宁波北高教园区、宁波大学、中科院宁波材料研究所不足3公里，毗邻北仑港集装箱码头，附近就是地铁2号线的清水浦站，组成了便利的交通网络。此外，数十家外资企业共同驻于此，互相竞争、互相激励，营造了良好的氛围。目前，我们仍处于初期的积累阶段，希望通过增加投入来扩大客户群体、提升品牌影响力，在这座有14年发展历史、为外资企业量身打造的工业园区内，我们将不断汲取营养，实现由小变大的目标。”

虽然规模尚小，但AGL制定了庞



Ruben的办公室里充满了“异域风情”。他的身后是西班牙、中国、肯尼亚、以色列等国的国旗，象征着来自各国的合作伙伴；身前则是非洲温室大棚项目的远景和棚内种植的斑斓花朵，代表了他的工作成果和心中深藏的“肯尼亚之梦”。

(徐展新 摄)

金钥匙

以奶牛场为例，从奶牛的养殖配种，到牛奶的生产加工，甚至包括技术支持，都能根据项目特点提供全套个性化定制服务。

“这把‘金钥匙’指的是‘Turnkey（即一站式方案）模式’，即由公司向客户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客户不参与总体方案的解决过程，只需要在工程完成后拿着‘钥匙’，开门验收。”Ruben告诉记者，“以我们最新开辟的奶牛场业务为例，从奶牛的养殖、配种，到牛奶的生产、加工，甚至包括设备提供和技术支持，我们都能根据当地环境和项目特点提供全套个性化定制服务，精准地满足客户需求。”

毕业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理工学院的Ruben拥有工业机械专业和工业系统工程专业的双学历，1998年离开西班牙后，他辗转多国，积累了丰富的农业项目管理运营经验，熟悉产品的研发、设计、质量控制和产业规划的流程。在他看来，农业项目的利润有限，但始终是一种刚性需求，“中国有句老话叫‘民以食为天’，农产品的庞大市场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据Ruben介绍，国内的同类型企业大多分布在福建、河南等农业大省，从靠近农产品原产地、降低物流成本的角度看，宁波并非这一项目落

大的发展蓝图。除了香港的母公司和宁波的分公司外，AGL已经布局海外，覆盖北美、非洲和亚洲，在墨西哥、肯尼亚、安哥拉、赞比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柬埔寨等国拓展业务。

西班牙“浪子”的山水情怀



“精通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英语，熟悉中国文化”——看到AGL官方网站的介绍后，记者带着疑惑向Ruben求证，试图了解这位西班牙创客“复杂多元”的生活经历。

18年前，大学毕业的Ruben离开了家乡西班牙，漂洋过海来到澳大利亚，在农场做了数年的农作物嫁接工作。此后，Ruben继续奔波各国，从事农业项目的产品研发和生产工作，直到2009年才来到中国，在宁波创办AGL分公司，翻开了全新的人生篇章。

“我已经离开家乡很久了，早就习惯了异国的文化环境。”聊到家庭的话题时，Ruben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开放

，“我的妻子是韩国人，因此我很早就接触到了亚洲文化。我们有一对儿女，刚来中国时，儿子才4岁，小女儿更是只有1个月大，他们从小接触中国、接触宁波，在他们的人生经历中，中国所占的比例远超其他国家。”如今，Ruben的子女都在宁波国际学校读书，这个来自天南海北的跨国家庭，将在宁波继续生根发芽。

来到宁波，既是工作需要，也是Ruben的个人选择。“我不喜欢上海、香港这样的大城市，那里太嘈杂、太吵闹。我更喜欢宁波，喜欢这里宜居的氛围。宁波虽小，却五脏俱全，和我的内心想法不谋而合。我一直有个梦想，希望在退休后定居肯尼亚，那里的清新空气和温和气候让我着迷。”Ruben的办公室里摆满了各国的风景照，最大的一幅，展示的就是肯尼亚的蓝天白云和崇山峻岭，以及一排设计精巧的温室大棚，“我爱户外运动，爱到山水之中放松身心，而我的工作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打造绿色环保的农业项目，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创造更多财富。兴趣和工作的结合，让我充满动力。”

不虚度，是我对青春最好的态度。

继本报国际范版以“世界很大，一同去闯”为题刊发多名甬城学子的海外实习经历后，一时间搅动了一池春水。散落在全球各地的宁波学子纷纷联系本报，以各种形式发来图文，讲述自己的暑期精彩。

那么，趁着暑假还在，让我们继续跟着这些学子“走出去”，去接受那些来自世界的“美好、希望、欢乐、勇气和力量”的信号。

我的暑假 我的成长

制图 郑勇

我在美国圣安东尼奥当救生员

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传播系（大二） 赵胤超

从墨西哥以北穿过边界，进入德克萨斯，就到了圣安东尼奥的地界。透过飞机舷窗向下望去，交错重叠的高速公路和青黄相接的田野构成了对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一个人站在圣安东尼奥国际机场，广播里的温柔女声一遍遍地用英语和西语放送航班实况。听到西班牙语熟悉的音节，虽然还不能完全听懂，但心中已不再忐忑。

我此行是去美国德克萨斯州海洋世界的水上乐园Aquatrica担任救生员，工作时间自7月5日到9月15日，每天工作6~8小时不等。时薪8美元，住宿15美元一天，四人套间。

把救生员的白短袖扎进短裤，系上装有呼吸面具、止血纱布和卫生手套的红色腰包，再确认员工ID和哨子已经完好地挂在胸前，将水壶装满，戴上印有“Aquatrica”（水上乐园）的鸭舌帽，我即将开始忙碌又充实的一天。我将要扮演的角色，可以是把守在植物园里的卫兵，也可以是端坐在河岸边的雕像，还可以是陪伴小朋友一起欢笑的朋友，以及在滑道的起点对每一位游客说“have a good time”的领航员。这样的一天，光是想想都让我充满期待。

德克萨斯的夏天，烈日高悬，白天的气温让人觉得这里似乎夏无冬。海洋世界在城市西北角的乡郊，沿路都是葱郁的植被。最常见的是在荒土上肆意生长的人参掌，玫红的果实和青绿的片茎宣示着生命的顽强。

我们站在岸边，用口哨提示游客注意安全。“这个夏天肯定会这样平平安安地过去，我们只要安逸地待在岗位上，什么事都不用做就够了。”忧患意识与侥幸心理的博弈中，我总能得到这样的定论。

然而在某天下午，西斜的阳光经水面反射刺入眼睑。在一片恍惚中，一对母女向我求助，女孩流鼻血了。仅有的一点困意猛然消散。我吹哨三声召唤领队Joe（乔），同时戴上手套，取出纱布……忙乱之后，虽然在战栗和惊慌中为女孩成功止血，但我也发现自己的“失利”：纱布准备不足、手套没有戴好。望着岸边的血迹，心有余悸。临近下班，我将纱布和手套补足，下定决心要为一切突发情况做好准备。



Life Guard，英文直译是守卫生命的人。

烈日高温下，它很难熬；长久站立中，它很乏味；整理辐重时，它又很艰苦。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我在圣安东尼奥，我是生命守卫者，我脱掉上衣，戴上墨镜，依旧很酷。



工作中的赵胤超

(受访者供图)

第三天下午约4点半，一个游客朝我跑来，说有小孩摔倒流血。在跑向他的一瞬间，我重复长吹口哨，开始执行EAP（紧急情况应对预案），发现伤口位于男孩后脑勺的左下部。于是左手扶住男孩下颚，右手将纱布轻轻按压伤口，打成固定姿势。男孩用我不能理解的西班牙语哭喊，我问他：“Hablas inglés？”（西语：你说英语吗？）他回答no。这时安全部主管约书亚和领队乔赶到，墨西哥裔的约书亚不断和男孩聊天，以保证男孩神志清醒。乔则为我预备好更多的纱布，同时用无线电呼叫医疗部和后勤部的增援。

随后，医疗部的同仁抵达，紧张的气氛也逐渐缓和起来。我磕磕绊绊地对他说，“soy chino, estudio inglés y español”（西语：我是中国人，学习英语和西语）“everything will be better”（英语：一切都会更好）。我看见笑容在他的嘴角绽开。

(单玉紫枫 胡敏 整理)



Ruben公司在肯尼亚的温室大棚项目 (受访者供图)

